

樂昌文史 9

周子秋題

乐昌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一九九三年六月



目 录

- 一、邓小平同志率领红七军在乐昌……………
……………韩春华 刘国雄 (1)
- 二、梅花中学, 乳北的革命摇篮……………廖治金 (13)
- 三、倭寇凶残蹂乐昌, 军民奋起抗强蛮……………周敬泽 (24)
- 四、皈塘妇女的革命故事……………刘丽达 (27)
- 五、乐昌警察沿革……………邓德俊 (29)
- 六、解放以来乐昌金融工作片断……………陈历华 (36)
- 七、乐昌县城电话通信发展概况……………包祥应 (44)
- 八、培联中学在坪石……………李厚正 黄信钦 (52)
- 九、粤汉铁路乐昌县境内段初建概况……………彭绍琛 (56)
- 十、宗教在乐昌传播简况……………
……………县委统战部供稿 黄发祥整理 (61)
- 十一、观演场古今之所闻……………罗其森 (68)
- 十二、泐溪石室石刻存考……………沈 扬 (74)
- 十三、武江横河铁链史迹……………邓 渤 (76)
- 十四、杨溪, 我们回到您的怀抱……………陈嘉锐 (79)

邓小平同志率领红七军在乐昌

韩春华 刘国雄收集整理

英雄的红七军，为了执行新的革命任务，奉中央命令，在邓小平政委和张云逸军长的率领下，于一九三〇年九月离开广西右江地区的平马，由东兰、河池、天河，经湖南的武冈、道州、江华，进入广东的连县。一九三一年二月到达乐昌，先后在梅花村和武江河与国民党反动军队进行激战，突破了敌人封锁线，分南北两路强渡武江，北上江西，会合中央红军。他们英勇顽强、不怕牺牲的斗争精神，坚定不移的革命意志，与人民群众鱼水深情的优良传统，谱写了许多壮丽的诗篇，永为后人传颂。正是：

壮士碧血染梅花，英雄丹心照万家。

跃马武江分两路，转战千里把敌杀。

红七军自平马出发以后，连续四个多月的行军作战，未能得到休息和补充，部队减员甚大。为了更好地完成日后的战斗任务，军前委决定，找一个地区打几场漂亮仗，摆脱尾追敌人，充实粮饷，补充战士，以便继续向江西苏区进发。他们避开敌人的锋芒，巧妙地插过广东连县的星子，向乐昌县的梅花挺进。部队于三一年的一月底到达湘粤边境宜章县的迳口村。

当时，乐昌地方党的机关设在离梅花村约十五华里的大

坪村。地方党组织获悉红七军抵达迳口村的消息后，即派乐昌县农军第三支队长杨高林到迳口村迎接部队。二月一日，部队经辽水、三和圩进入梅花村。军指挥部就驻扎在棉花坛这座古庙里。

梅花，是个群山环抱，峰峦重叠，树木成荫的山区，地势险要，进可以攻，退可以守。由于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剥削和压迫，这个田连阡陌的地方，被弄到乌烟瘴气，民不聊生。加之国民党反动宣传的影响，老百姓摸不清这支红军部队的底细，大部分群众躲进了深山，或逃到离梅花村较远的亲戚家去了，村里留下些行走不便的老人观察动静。

部队到达梅花村的当天就忙开了：参谋人员勘察地形，测绘地图，拟定作战方案；政治工作人员则开展群众工作，宣传红军主张，了解居民情况；军需人员筹粮备饷，安排战士生活；战士们磨刀擦枪，修筑工事，练武操戈，准备迎击来犯之敌。

这天，天下着雪，地上结着薄冰，炊事班的同志们为了减少群众的麻烦，就在露天垒灶生火，百姓看见红军纪律严明，秋毫无犯，又听了红军的宣传，便陆续地回到村里来。有的热情地把战士接到家里，在地上垫上厚厚的稻草，好让同志们安歇；有的主动送来柴草，帮红军烧水做饭。梅花街的林金炳看见红军这样好，杀了一口肥猪送给红军吃，红军按每元五斤的市价付足了二十五块光洋。战士们见百姓衣服单薄，宁肯自己少穿些，也纷纷脱下自己的棉背心送给群众御寒。群众接过衣服，感动得热泪盈眶，顿觉春回大地。人们奔走相告，说当年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军又回来了！

中午时分，邓小平政委在棉花坛接见了乐昌地方党的负责人谷子元同志，邓政委向谷子元了解了民情风土，询问了

农军组织情况，讲明了准备利用梅花村有利地势，打击尾追之敌的意义，并布置任务说：“我们就在这里打它一仗，请地方党组织帮助发动群众，准备粮草。”谷子元看到面前这位年青英俊的指挥员目光如电，说话像打铁，词严理明，干脆利落，从心眼里感到十分钦佩，对这场战斗充满了胜利的信心。接着，邓政委和张军长还决定，召开群众大会，进行宣传动员，拨出部分枪枝，给地方党组织，以武装群众，配合红军作战。谷子元同志代表乐昌党组织向军前委表示坚决完成任务。告别了邓政委，他立即向有关同志进行传达贯彻，火速组织群众开展拥军支前，落实各项战斗任务。当晚，带领群众到冷水坑村领取枪枝。两间房子的枪枝，不一会功夫就发得光光的。农军队长杨高林一手端枪、一手拍着枪对穷哥们说：“有了这些硬家伙，敌人敢来，准叫他后来无回！”大伙也应和着说：“这回我们穷人的胆子就大啦！”这时，到处听到“杀、杀、杀，救农民，杀军阀。”

“唱支山歌当点心，端杯清茶送红军”。那威武雄壮的军歌和悠扬悦耳的山歌声交织在一起，震荡着梅花山谷。

次日上午，阳光初露，梅花岭下的围子村，人流如潮涌，军民大会就在这里召开。红七军领导同志在大会上传达了军前委的决定，进行了战斗动员。战场摆在梅花岭两边的高地上，五十八团布置在草家坪、塘头下、桥头、石围一带的山头；五十五团控制着军营下、石墩下和梅花街等地。

近午，敌旅长邓辉驱赶着四个团的兵力向我军阵地疯狂扑来。前卫部队首先控制了五十五团营地附近的一个制高点，掩护着两侧敌军向我阵地进攻。我军担任警戒的一个连顽强扼守，一次又一次地打退了敌人的冲锋。敌人不断增援，到接近我军只十来米时，连政治指导员王天同志高喊

着：“同志们，敌人爬上来了，拿出我们红军的英勇本色来，用刺刀把敌人捅下去！”于是，一个排的战士，端着明晃晃的刺刀，呼地跃出工事，杀向敌人，不到十分钟，敌人被打得抱头鼠窜，阵地上丢下二、三十具尸体。

不甘失败的敌人再次组织冲锋，先是用炮火猛轰，然后吹起冲锋号，只见敌人像疯狗似的狂叫着向我军阵地猛扑。我军阵地上二十一岁的连长覃亮之，已身经数十战，他沉着应战，告诉战士们：“不用慌，准备好。”待敌人接近时，他一声令下：“同志们，动手！”霎时，枪弹如雨点般地射向敌人，敌人纷纷中弹倒地，横尸遍野，又一次被我军击退。不久，敌人组成梯队进攻，覃亮之不幸中弹牺牲。王天立即代理连长，组织队伍，阻击敌人，给敌人以沉重打击。

敌人屡攻不克，又气又恼，便调动两个团的兵力，一齐向我军压来，情况十分危急。就在这时，张云逸军长赶到阵地上来了，他看到敌人来势凶猛，立即命令五十五团消灭前面的敌人，派营长章健率队从敌人右侧杀奔过去。为了支援正面进攻，邓小平政委亲临五十八团指挥。他命令二营营长李显率队从敌人右侧发动攻击。由于敌我双方都是进攻，都要争取主动，便形成了白热化的战斗，只见白刃飞舞，杀声震天。敌人发现我军紧紧夹住他们，见势不妙，想拔腿逃跑，可是已来不及了，就这样，两个团一个不剩地被我军所消灭。

敌人正面攻击未捞到便宜，便收拾他们的残兵败将，重整旗鼓，掉过头来，扑向我军右侧高地，妄图抢占山头，用炮火控制整个战场，打乱我军作战部署。坚守在高地上的章健同志，看到敌人从四面八方紧逼过来，他拔出手枪，喊了一声“杀呀！”战士个个如猛虎下山，杀向敌群，杀得敌人脑

袋飞滚，连续打退了敌人五次冲锋。敌人第六次进攻又来了，章健身先士卒，冲上前去。他刚跃出几步，不料一颗手榴弹在他身旁炸开了，我们的英雄章健同志，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，献出了他宝贵的生命。战士们见章营长倒下，顿时，怒火满腔，个个紧握钢枪，拚力冲杀，牢固地坚守住阵地。

战斗持续到下午约三点钟，敌人被我军打得焦头烂额，后又调两个团，张牙舞爪地赶来支援。他们像输红了眼睛的赌徒一样，孤注一掷，分三路全线向我军反扑，妄图击破我军左右策应，交错冲锋的打法。岂知我军此时采取的战术是，找敌弱点，全歼一翼。敌人来势汹汹，我军镇守在草家坪后山高地的师长李谦同志，率领一营战士，迎头猛击，打得敌人七零八落。而后，居高临下乘胜追击。

激战了半天，我军弹药消耗甚大，每人只剩下几发子弹了，李谦同志看着敌人尸体上的枪枝弹药，动员战士们说：

“同志们，把敌人的武器弹药捡回来，装备自己，好招待下一次来的敌人。”于是，大家跃出工事，捡回了一批手榴弹和子弹。李谦又动员大家养好精神，准备再战。战士们就利用这战斗的间隙，靠在工事里，啃着干粮，休息片刻。

遭到惨败的援敌，集中炮火向李谦坚守的阵地倾泻下来，我军隐蔽在工事里，以逸待劳，敌人折腾了一阵子，不见我军还击，以为我军阵地被轰垮了，于是倾巢而出。

这时，李谦在阵地上来回地鼓动着：“大家准备好，敌人不到跟前不打枪，到了就近才扔手榴弹。”敌人黑压压一大群爬过来了，李谦喊了声：“手榴弹轰！”顷刻，一颗颗手榴弹准确地在敌人头上开了花，敌人的尸体像炸飞了的石头滚下了山坡。敌人七次分批的攻击，都被我军一批批手榴

弹轰了下去。

接近黄昏，李谦同志又抓紧进行动员：“坚持到天黑，就是胜利。”敌人也利用这最后的一刻，拚命发动攻击。当敌人第八次冲锋刚到我军阵地，李谦同志率领战士们，手执钢刀，展开肉搏，又把敌人压了下去。我军正在追杀逃敌之际，李谦同志冲出松树林，不幸被冷枪射中腹部，皮带被打穿了洞，肠子从伤口里流了出来。机炮连长李标立即跃上前去，扶住了他。李谦将驳壳枪交给了李标，忍着伤痛，圆睁虎眼，手指逃敌喊道：“不要管我，冲下去，消灭敌人！”他话音刚落，便昏迷过去了。战士们执行李师长的命令，奋勇杀敌，终于把敌人赶出了我军阵地。

我军撤出最后一个阵地——大岭下王家，农军队长杨高林奉命把一面红旗插在阵地上，吸引住两侧的敌人。这帮蠢猪似的敌人以为我军还在固守，于是把炮弹拚命地轰向大岭下王家，打了半天，才知道中了我军的空城计，自己打了自己。天色已晚，敌人不敢再追，敌旅长心有余悸地说：“若是再追共军，我们都会变成‘尸长’。”敌军互相指骂了一顿，抬着伤兵，垂头丧气地消失在黑暗中。

梅花血战，毙伤敌人千余名，我军亦伤亡七百多人。

夜幕降临，战斗停了下来。战士们把李谦同志护送到军指挥部，护士给他洗伤口，喂汤水。这时，邓政委、张军长从阵地上赶回来，一进门，他们看见李谦躺在床上，脸色苍白，呼吸微弱，张军长随手轻轻地摸着李谦的前额，李谦慢慢地苏醒过来，看到邓政委、张军长站在自己身旁，激动地伸出右手，紧紧地握着邓政委、张军长的手说：“政委、军长，我没有很好地完成党交给的战斗任务。”邓政委、张军长安慰道：“李谦同志，你打得很英勇顽强，出色地打退了

敌人无数次的攻击。”李谦同志脸带着胜利的微笑，慢慢地闭上了双眼。他为了全人类的解放事业，赴汤蹈火，屡立战功，血染梅花，身先士卒，流尽了最后一滴血。他光荣牺牲了，这是我军的一个重大损失。

部队撤到大坪村宿营，已是夜间十点钟。三日，在石子坝村，集合全军干部，为李谦同志等烈士举行追悼大会，李谦同志的遗体上，复盖着红色毛毯。安葬工作由地方党组织负责。李谦同志安息在石子坝青松岭上。指战员们继承着烈士的遗志，准备在石子坝与敌人决一死战，为牺牲的同志报仇。由于敌人在梅花之战吃够了苦头，再也不敢向前蠕动一步。我军等了一天，未见敌人动静，于黄昏后，取道老屋场、冷水坑、湖洞、连江背向乐昌方向转移。

从大坪到乐昌要走崎岖的羊肠山道百余里，天上飞着雪花，天冷路滑，饥寒交夹，部队行走非常困难。军前委决定，梅花战役的重伤员，由地方党组织安排就地养伤、治疗，并留下部分马匹和军需物资供伤病员使用。出发前，李明瑞副军长在横岭将六匹军马交给大坪群众，并特别嘱咐对其中有一匹跟随他多年的战马，一定要管养好，生活再困难也不要变卖，因为它爬山涉水，抢救伤员，立过许多战功，如果它死了，也要把它的四蹄取下来留作纪念。

红军部队离开了大坪，我军一百多伤病员转移到湖洞、大桥一带养伤，不幸被国民党反动派发现，反动派用机枪向我伤病员轮番扫射，大部分壮烈牺牲，他们的鲜血染红了乐昌的土地。未到湖洞去的伤病员，在群众的帮助下，安排在深山的岩洞里隐蔽起来，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、休养，陆续回部队去了。

为了甩掉尾追之敌，部队拼命赶路，饿了就吃几把生

米，根本顾不上做饭。经过两昼夜的急行军，部队于五日到达长来、杨溪的武江河边。武江，江水滔滔，翻滚着白浪，犹如一头咆哮的猛兽，在河床里奔驰。徒涉是不可能的。而唯一能够利用的渡河工具，只有那浅滩上的两只小船。邓小平政委在高坡上审视着地形，沉思着渡河方案。他与张云逸军长进行了一番研究，决定由他率领五十五团首先从杨溪渡河，张军长率五十八团和军直属队在长来殿后，如遇上敌人，可以前后掩护。

渡河开始了，由船夫温丁苟帮助撑船，因船身狭小，一次只能渡三、四十人，而且往返一次需要十多分钟。至下午三点多钟，才渡过了五十五团和五十八团的部分同志。为了控制渡口，防止敌人突然袭击，先头渡河的同志，控制着滩头阵地。

夕阳放射着余辉，五十八团的大部分同志已渡过了河，只剩张军长带着的一个特务连、两个步兵连和卫生队、休养连、经理处等非战斗人员共五、六百人未能渡过河。这时，广东军阀部队从韶关老巢乘汽车来了，乐昌守敌亦向长来扑来。一时枪声大作，炮弹横飞，河面时而溅起圈圈水花，时而升起根根水柱，敌我双方开展了激烈的战斗，邓政委亲自指挥着两个连在观音山高地紧紧咬住敌人。他认为，只要火力组织得好，压住韶关之敌，付出一些代价，完全可以掩护队伍全部渡江。然而，敌人封锁了江心，渡河困难更大了，若拖长了渡河时间，就很容易被敌人所包围，全军陷入敌人火网，必将遭到严重损失。邓政委当机立断，要渡船返回对岸后，通知张军长，停止渡河，相机前进。

我军另一只小船在敌人炮火猛烈轰击下，拚力摆渡，它利用鲜血换得的时间，不停地在河面上穿梭般地往来。当载

满了五十八团的最后一批战士驶到河心时，对岸敌人重机枪射来一排排子弹，小船转了一个弯，被挡了回来，只见黄压压的敌人已占领了对岸，正在架炮瞄向我渡船。

这时，枪声再度密集，敌军兵力增加到几个团，分三路向我渡过了河的部队合击。不久，我军机枪突然停止，敌人炮火亦渐渐地停了下来。阵地上硝烟弥漫，寂静得像死一般。没有渡江的同志，担心着兄弟部队的安危，蹑起脚跟，眺望着对岸。可是，谁也看不见，猜不透这是怎么回事。

“哒、哒、哒、”机枪又吼叫起来，富有战斗经验的指战员心里明白，这是战斗前景不妙的预兆，它说明阻击队弹药已是不够的。拉锯战一直打到太阳钻进山腰，我军无意恋战，邓政委率领着五十五团和五十八团一部渡河人员，甩开敌人，向仁化、江西崇义方向前进。

敌人封锁渡口之际，张军长亲自到罗村摸索路径，他指挥部分部队试探着在长来圩夺路过河。首批四十名战士渡过了河，冲进长来村，准备夺取敌人阵地。我军三排长和一名战士，冲出张家祠堂，在抢夺敌人机枪时中弹牺牲。由于敌人密集的火力封锁了长来村所有路口，渡河部队只得折回罗村。

武江把我军分成两半，没有渡河的同志心情忐忑不安。忽见张军长骑着枣红马迎面走来，他跳下马后，同经理处长叶季壮同志商量了一阵，便不慌不忙地挥动着右手说：“同志们，河，现在渡不过去了，队伍后撤三十里。别看敌人凶恶，但绝对挡不住我们前进的，我们一定能够渡过乐昌河，到达中央苏区。”同志们听到张军长坚定沉着的声音，看到张军长泰然自若的神情，个个精神抖擞，焦急的情绪慢慢地平静下来。

天空挂上黑色的幕帐，部队沿着原路向后撤退，一口气走到王坪，已是晚上九点多钟，行至乐昌瑶山半岗岭、埋坑，瑶胞邓安德主动为我军引路。他举着火把，边走边用瑶语喊话：“布丁伦好！布丁伦好！”（即红军好！）顺利通过瑶山峭口，到达大洞一带宿舍。战士们听说到了宿营地，饥饿、疲乏、寒冷一齐袭来，连日来行军作战，战士们身体拖得软绵绵的，饭也懒得吃，水也不想喝，睡觉却成了头等重要的事，大伙随便找个地方，倒头便睡，毋需一刻钟，那时高时低的呼噜声有节奏地汇成了一曲交响乐。

六日午后，部队返回大坪村，谷子元同志看见部队又回来了，他问明了情况，决定次日由他和杨高林亲自担任向导，送部队从马脐湖、金岭下出水口渡河。

当晚，战士们听到集合哨声，握枪赶到晒谷场，张军长在火把的映照下，显得红光满面，精力旺盛，他用那洪亮的声音激动地说：“同志们，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，为了消灭帝国主义，消灭封建地主和军阀，我们不怕任何艰难困苦，不怕敌人凶狠残暴，因为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，千万人民在支援着我们，只要有共产党领导，我们的队伍就打不烂，拖不垮，就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。”他停了停，用目光扫视了一下战士们，继续说：“目前摆在我们面前有两条路：一条是被敌人消灭，另一条是战胜敌人，去找中央红军，这两条路哪一条好呀？”

战士们齐声应道：“战胜敌人，找中央红军去！”

“对，战胜敌人才是唯一的出路。可是，我们前有阻敌，后有追兵，凭现在几个战斗连队，还对付不了敌人，怎么办？”

“发给我们枪吧，我们要战斗到底，绝不后退！”

“发给我们枪吧，我们要亲手杀敌！”

张军长手握拳头，有力地在空中一挥，大家都安静下来。“为了有效地打击敢于来犯之敌，我命令：一切非战斗人员都武装起来，继续前进。”张军长用简洁的语言，结束了他的讲话。

会后，人们分头整理行装，把笨重的辎重和行李丢掉，拿起烈士遗下的枪枝，重新组织了几个战斗连队。

七日清晨，队伍列队完毕，团长王子荣向张军长行过军礼，报告说：“人员全部到齐，请军长下命令！”张军长严肃地发出命令：“向江西前进，逢山爬山，遇水涉水，敌人敢来阻挡，就坚决把它消灭掉。”战士们斗志昂扬，顶着凛冽的寒风，向武江上游的龙头庙水口渡行进。

约十点钟，部队到达水口，这里只有一只渡船，渡工是年过半百的严大爷。地方党组织又从罗家渡找来一只渡船。因江面不宽，敌人又未发觉，两只船往来摆渡，到正午时分，全部渡过了武江。当最后一批战士下船时，经理处的同志送给严大爷等几十个光洋，表示酬谢他们对部队的帮助。严大爷手捧光洋，连声说：“自己人，不要这么客气，你们都是好人呀，祝你们胜利！”他眯缝着眼睛，手搭凉棚，目送着部队离开河边。

为了防止敌人尾追，张军长在岸上，叫渡船立即离开渡口，因北风呼啸，江水拍击着岩石，岸边听不清张军长说什么，张军长拔出手枪，朝天放了两枪，用手摆动了几下，直指着下游，杨高林明白了张军长的意图，迅速撑船下滩去了。

谷子元同志送部队从水口渡过武江，经天堂岭到达黄圃司宿营。八日，找了两个原在红四军二十九团从井冈山回来

的战士充任向导，把部队从塘村，经资兴送到酃县去。分手时，张军长将两挺重机枪和一百余支步枪，赠送给地方党组织，充实了乐昌地方农军的装备。

经过两、三个月的艰苦行程，被分为两半的红七军，冲破惊涛骇浪，战胜艰难险阻，终于在永新又团聚了。

莫文骅同志在“七千里感事”诗中是这样描述的：

转战七千世人惊，
足跨四省山岳倾。
酷日草履难为继，
雪地单衣唇色青。
肉瘦发长筋骨壮，
心红胆大耳目精。
苦斗七月终胜利，
汇合领袖请长缨。

梅花中学，乳北的革命摇篮

——解放前夕的梅花中学学生运动

廖 治 金

梅花中学，创办于1944年。它是乳源北部地区，即梅辽四地（现属乐昌管辖）的文化教育中心。解放前夕，中共五岭地委曾派李子明等同志到梅中进行革命活动。他们以教书作掩护，积极开展学生运动。培养了一批进步学生投身革命，为党在乳北地区进行武装斗争播下了革命的火种。

立 足

梅花，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。1928年1月，朱德、陈毅同志率领南昌起义军在这里策划湘南暴动。1931年，邓小平、张云逸、李明瑞率领红七军，在此与敌激战，红军烈士的鲜血染红了梅花山水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，中共湘粤边工委、湘南特委等党组织，也在这一带活动长达十年之久。

抗战胜利后，中共五岭地委决定重新开辟这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地区。梅花中学，是这一地区各党派必争之地。党决定趁梅中缺教师之机，派人打进去，建立革命据点，培养

革命骨干，开展乳北革命武装斗争。1947年2月，李子明、张铭三同志受党委派遣应聘来到梅中“教书”。他们到梅中后，主持校务的教导主任陈翼亚提出仍缺图、音、体和英文教员，请他们再帮助物色。中共曲（江）仁（化）乳（源）乐（昌）特派员杜国彪同志决定，借此机会，再派一些同志到梅中，加强梅中的革命力量。将在曲江樟市小学任教的莫巩、在广州《每日论坛报》工作的黄向青调来梅中任教，后来随着斗争形势发展变化的需要，李仲华、杨文光等同志，接替黄向青等同志的工作，也来到梅中组织学生运动。

这些地下党员到梅中后，首先是广泛争取团结学生，夺取管理学生的机构——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。1947年春开学不久，梅中初二班学生要求改选学生自治会。李子明等同志给予积极支持和鼓励，并推荐进步学生邱金煌等为学生自治会干部候选人。经过选举，邱金煌被选为学生自治会主席，一些进步学生担任了学生自治会干事。通过学生自治会，把全校同学团结起来，从而牢牢地掌握了管理学生的领导权。

另外，和其他教师搞好关系，对主持校务工作的教导主任陈翼亚开展统战工作。陈翼亚毕业于上海暨南大学，思想中立。自梅中创办以来，他历任梅中教导主任，并颇有威信。梅中地下党员为了便于工作，一方面在教学上努力做出成绩，取信于他；另一方面又以自己的模范行为和高尚情操感化他。经过努力，终于取得了陈翼亚的信任，从而顺利地 在梅中扎下了根。

启 迪

李子明等中共地下党员在梅中立稳足后，便以学校为阵